

金

劍

寒

梅

上集



I247.5
1659
: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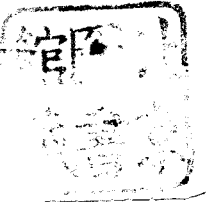
137.4/128

曹若冰 著

金
劍
寒
梅

上 集

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·银川



B

1987.12

金剑寒梅（上） 曹若冰

出版：宁夏人民出版社（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）
发行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印张8.5 字数：229,000字
1985年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57·242

定价：1.87元

I247.5
1659
:2

曹若冰 著

金
劍
寒
梅

下 集

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·银川



B

第十五章 爱奇材 施神技 伐髓易筋

戈碧青与庄韵晴目送着司徒芳织娜的背影，消逝在视线以外之后，转过身子，刚一转过身子，立即发觉面前竟跪着一男一女两个年约七八岁，粉妆玉琢般的小孩！

二人均不禁同时一怔！凭着二人内家修为已臻绝顶的身手，尤其是戈碧青一身功力已达无上化境，一二十丈内落花飞絮的声音，皆难逃出他的听觉，这一男一女两个小孩，什么时候悄悄的跪到身后的，竟丝毫无知无觉，这岂不是个天大的笑话！

因此二人不但一怔，而且满面飞红！

其实这倒并不是两个小孩的轻功极高，二人才毫无所觉，实在是因二人只顾目送司徒芳姑娘，心神旁鹜，一时没有注意所致。

二人正在发怔之际，只听那小男孩说道：“陈小玉和妹妹陈珠玉叩见师父！”

说着，两小童一齐向戈碧青叩了四个响头。

原来这一男一女两小孩，就是铁拐婆婆的孙儿陈小玉和孙女陈珠玉。

二小童叩完头，并未起立，仍直挺挺的跪在地上，仰着脸儿，四支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二人，充满着孺慕、希冀的光彩。

此举太出二人意外，一时都不禁被窘得有点手足无措，两张玉面更加的绯红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？

戈碧青略微定了定神，便向两小童温和的道：“你两个赶快起来，千万不要这样！”

陈珠玉望着戈碧青道：“师父是不是答应收珠儿和小玉哥哥做徒儿了？”

戈碧青摇摇头道：“我也只不过这点年纪，且也刚离师门下

山，怎么能收起徒弟来呢！”

陈珠玉小脸儿上的神情忽地一黯，明亮的大眼睛里含着闪闪的泪光，盈盈欲滴的样子娇喊道：“师父不肯答应，珠儿和小玉哥哥都不起来啦！”

戈碧青心中不由大急！

庄韵睛见两小皆是一般儿的生得粉妆玉琢，聪明伶俐，活泼天真，颇为讨人喜欢，芳心甚是喜爱，于是便望着心上人娇声说道：“青弟！她兄妹俩资质不差，你就答应收下他们吧！”

戈碧青望了庄韵睛一眼，摇摇头道：“睛姐姐！并不是小弟不肯，实在是小弟本身也才这点年纪，怎么可以就做人家师父呢！”

庄韵睛芳心一想，觉得青弟弟的话很对，自己年龄还不到二十岁，怎么就可以收徒弟呢！姑娘芳心这样一想，遂就笑对两个说道：“你兄妹俩先起来，我们到屋里去再说吧！”

两小先听庄韵睛姑娘帮他们的忙，小心灵中极为高兴，及至见戈碧青仍是不肯答应，姑娘不但没有再说什么帮忙的话，反而倒过头来帮着戈碧青，要他们先起来进屋去再说，兄妹俩均感颇为失望！

两小要拜戈碧青为师，本是受了婆婆的机宜指示而来，戈碧青不答应收他们为徒，他们当然不肯起来！

庄韵睛姑娘话声刚落，陈珠玉立即把小嘴儿一撅，娇声说道：“不啦！师父不答应收我们，珠儿和小玉哥哥就跪在这儿不起来啦！”

陈珠玉的话说得极为明显而坚定，戈碧青今天若不答应收她们兄妹为徒，就跪在地上绝不起来，直到戈碧青答应的时候为止！

因为陈珠玉的语气是那么的坚定，戈碧青不禁心中甚是发急，愣在当地大伤脑筋，觉得无计可施！

戈碧青早已看清楚，二小的资质根骨，实在是难得的练武上乘奇材，心中亦是非常喜爱，只是因为他非但本身年纪极轻，而且是初离师门下山行道江湖，而且又身负血海深仇未报……

有着这些原因，请想他如何能答应收她们两兄妹为徒呢？

正值戈碧青感觉无计可施，愣立当地之际，陡见屋门口人影

一闪，铁拐婆婆与云娘婆媳二人，同时现身疾步走了出来。

戈碧青不禁大喜，正要说话时，婆媳二人已到了两小兄妹的身后，眼泪婆娑的望着戈碧青下拜道：“少侠！这两小兄妹俩身负血仇，望求少侠可怜他们，予以成全吧！”

婆媳二人说着，便向戈碧青插烛也似的拜了下去。

铁拐婆婆婆媳二人这么一来，戈碧青心头不禁更为大急，连忙暗运“一阳神功”，儒袖轻挥，发出罡气，托住婆媳二人，不让下拜，同时口中朗声说道：“二位快休如此，这样岂不要折煞小生嘛！”

婆媳二人见戈碧青儒袖微挥，身前便好像有一座钢墙挡着，怎样也拜不下去，知道戈碧青不欲自己婆媳二人下拜行礼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各自朝戈碧青行了礼，肃立在二小兄妹身后。

戈碧青望了这婆媳二人一眼后，正容朗声说道：“论小兄妹俩的资质根骨，皆属练武的上乘美材，小生心中实在非常喜爱，不过……”

戈碧青说到这里，略微沉吟了一下，又道：“只是小生年纪太轻，不但是刚离师门，奉命行道江湖，收徒恐有不宜，而且这等事，尤其是未奉有师命，何能擅专？尚望二位见谅是幸！”

戈碧青话声方落，云娘便蛾眉紧绉，芳容凄楚，幽幽的说道：“少侠既这么说，妾身怎敢相强，而使少侠为难，不过……”

云娘说到这里，欲言又止的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少侠若是真心不嫌小兄妹俩资质愚笨，不妨先答应收作记善弟子，待日后少侠禀明令师后，再正式收归门墙，如何……”

戈碧青想不到云娘竟然想出这怎个办法来，如若再不答应，实在无词可托，如若答应，自己也是身负血海深仇未报，还不知道将来怎样呢？岂可随便收徒……

心中辗转沉吟，就不禁蹙起剑眉，感觉得万分为难！

陡然，脑中掠过一念，不禁暗骂道：“自己真笨！也真傻！”

心念一动，软即眉展颜开，望着云娘和铁拐婆婆朗声说道：“实不蒙二位说，并不是小生推三阻四一定不肯答应，实因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小生同样也是身负血海深仇之人，轻率将事，恐有

负二位寄重耳！”

戈碧青说到这里，星目神光电闪般地看了仍直挺挺跪在面前在上的小兄妹俩一眼，又转向婆媳二人又道：“对于两小兄妹拜师一节，女侠和婆婆但请放心，小生现虽不便收徒，但亦必另为设法，决不使女侠和婆婆失望就是！”

婆媳二人闻听戈碧青这怎说法，知道无法勉强，不过戈碧青那弦外之音，二人均已听出，虽然他不便收二小为徒，分明已另有打算，但不知是什么打算？婆媳二人仍觉得有点难以放心。

庄韵晴姑娘人本冰雪聪明，闻言似乎已知青弟弟心意，遂向铁拐婆婆婆媳笑说道：“好了！婆婆和姐姐请放心吧，青弟本身虽不便收徒，但当今武林六大门派的掌门人，皆与青弟交厚，青弟既答应替二小兄妹另外设法，还怕找不到一个武学高深的师父吗？你们赶快叫两小兄妹起来吧，在地上跪了这么半天了，怪可伶的！”

婆媳二人闻言，失望的脸上又恢复了希望的神采！

因为在她们想来，武林六大门派的掌门人，皆是武学精深，功力高绝，德高望重的武林长者，她们做梦也想不到，当前这个年龄不满二十岁的少年书生，不但一身武学奇高莫测，且竟与执着武林命脉的六大门派掌门人均有深交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，不可思议的事情！如此说来，这少年的出身来历必然更加不凡了！

铁拐婆婆心中暗忖道：“这大概是苍天有眼，玉儿的血仇可报，才能碰到这种奇人……”

铁拐婆婆心中这么一想，满脸的愁容悲颜顿即完全消散，朝二小兄妹慈爱的说道：“珠儿和小玉还不赶快叩谢少侠成全之德！”

珠玉和小玉虽只有七八岁的年纪，但天性均皆灵慧异常，从几人的谈话中，听得明白，知道要想拜这个年青人做师父，已经无望，虽然也已听出这位年青人要将他兄妹介绍给另外有本领的人做徒弟，但小心灵中总感觉到非常的失望难过！

二小心中本想再求求戈碧青，收他们为徒，只是婆婆已经要他们叩谢成全之德，无奈只得一齐向戈碧青叩头说道：“谢谢师父成全之德！”

戈碧青连忙笑说道：“不要谢了，你两个快起来吧！”

说着，便一手一个扶起二小，笑说道：“我们到屋里再谈吧！”

铁拐婆婆和云娘二人闻言，便连忙侧身让路。

戈碧青见状便笑说道：“二位千万不可如此客气，否则，会使小生心中感觉不安的！”

铁拐婆婆正容说道：“少侠是客，请不必谦逊，只要少侠能对两个小孙儿多加成全，老身就感激不尽了！”

戈碧青见铁拐婆婆执意如此，知道多说也是枉然，于是也只好由她，不再客气！

走进屋里小厅上分宾主坐下，云娘侍立在铁拐婆婆身后，珠玉和小玉则分依戈碧青和庄韵晴姑娘二人身侧。

在戈碧青询问下，铁拐婆婆就将爱子在江湖行道，怎样与西怪门下弟子结仇，如何被杀，怎样为避追踪，隐匿此地等详细情形说了一遍！

戈碧青这才知道，这位白发老婆婆，就是当年名震湘江一带的铁拐婆婆，也是恩师当年行道江湖时有数的至交好友之一！

既然不是外人，戈碧青便也就说出了师门来历。

铁拐婆婆一听戈碧青说出师门，不禁惊喜的望着戈碧青道：

“戈少侠果是他老人家的传人！”

阴山异叟当年行道江湖时，铁拐婆婆夫妇只不过刚艺成出道，那时阴山异叟年已四十有余，铁拐婆婆夫妇才不过二十来岁。

论辈份，阴山异叟要高出半倍，故铁拐婆婆夫妇与阴山异叟虽有深交，但始终以长辈视之，阴山异叟无法，也只好任之。

是以，铁拐婆婆才称阴山异叟为老人家。

戈碧青点了点头。

陈小玉忽然瞪着一对黑白分明的点漆双睛，望着戈碧青道：

“那么我和妹妹去拜他做师父，跟他学本领替父亲报仇，好吗？”

铁拐婆婆叱道：“小孩儿家，不准乱说话！”

庄韵晴笑道：“小孩子家懂得什么，婆婆也真是……”

说着拉起陈小玉的小手儿，笑说道：“你父亲的仇人本领大得很呢，要想报仇，就得要找一个本领大得出奇的师父，痛下苦功学习本领，将来才能报仇！”

陈小玉天真的道：“婆婆说，戈叔叔的本领很大，比玉儿仇人的本领还大，只要学会了戈叔叔的本领，就能杀掉仇人，替父亲报仇！”

陈小玉说到这里，大眼睛望了戈碧青一眼又道：“戈叔叔的本领这么大，他师父的本领也一定更大了，戈叔叔年纪轻，不能收玉儿做徒弟，玉儿和妹妹去拜戈叔叔的师父做徒弟不是一样嘛！”

虽然是小孩子天真的想法，但却极合乎情理，他怎知道戈碧青有奇遇，武功本领不但比他师父还大，而且已冠绝当今武林了呢？

别说是小孩子不知道，即连铁拐婆婆和云娘婆媳二人又何尝知道呢？

庄韵晴听完陈小玉这番道理后，遂点头笑说道：“你这话虽是很有理，但是事实上与你想的恰恰相反，你戈叔叔师父的本领虽大，但要真和你戈叔叔比起来，恐怕连你戈叔叔的一半还及不上呢！”

庄韵晴这话，陈小玉不禁不信地瞪了眼！

岂只是陈小玉不信地瞪了眼，连铁拐婆婆和云娘婆媳又何尝不是不信地瞪了眼呢！

自古迄今，虽有名师出高徒，青出于蓝之说，但要说是师父的武功连徒弟的一半都抵不上，岂只是没有听说过，简直可以是古今奇谭！

这实在是使人难以置信，但是，姑娘又岂会随便乱说？

于是，婆媳二人便都以惊奇、怀疑的眼光望着戈碧青，希望由戈碧青自己的口中，获得正式的答案，是真抑是假？……

戈碧青是何等聪明的人，一见这婆媳二人的眼光，已明白二人的心意，望着二人微笑地说道：“二位别信晴姐姐的话，她是故意赞誉小生的，小生功力虽高岂能高过恩师！”

说着，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关于两小兄妹，小生已替他们想好了一位武功极高的师父，但必须待小生见了他老人家，说明之后，才能带他们二人前去拜见！”

戈碧青唯恐婆媳二人向他问起有关武学方面的事，使他不好答复，感觉为难，故把话题扯开，说到两小兄妹拜师的问题上去。

这问题乃是这一家老小四人时刻都在关心的问题，戈碧青这问题一出，那还用说，老小四人怎能不关心注意！

庄韵晴姑娘听青弟弟突然自动的提出这个问题，似乎已经明白了心上人的心意，是在逃避着什么，她不由把起小嘴儿，一双澄澈似水的明眸，含情脉脉地望着心上人，做着会心的微笑！

因为戈碧青没有说出替两小兄妹要介绍的师父的名字，婆媳二人心中虽然知道，戈碧青替两小介绍的师父，绝不会错，必定是六大门派的掌门人之类的武林老耆宿！

但若不先问出是谁？总有点儿不大放心！

只听铁拐婆婆问道：“但不知是那一派的掌门人，少侠是不是可以告诉老身？”

她因曾听庄韵晴姑娘说过，当今武林六大门派的掌门人，背与戈碧青交厚，戈碧青替二小介绍师父，当然也就不会是六大门派的耆宿以外的人了！

怎知，戈碧青的回答完全出于这婆媳二人的意外！

戈碧青望了二小兄妹一眼，向婆媳二人道：“是我曾祖父！”

“少侠的曾祖父？”

铁拐婆婆怎知道戈碧青的曾祖父是谁呢！闻言不禁一惊，愕然的望着戈碧青。

戈碧青微笑的点点头。

铁拐婆婆问道：“少侠的曾祖父不知道是那一位老前辈？……”

戈碧青尚未答言，庄韵晴已在旁插嘴答道：“青弟弟的曾祖父，就是当今武林人皆敬仰的南极伯伯！”

“哦！”

铁拐婆婆惊异的望了戈碧青一眼，又望着姑娘问道：“姑娘

说的南极伯伯，是不是南极叟老前辈！”

韵晴姑娘微笑的点着螭首道：“正是他老人家。”

南叟北尼，东魔西怪，乃当年武林正邪两道四个齐名的人物，东魔百毒魔君已死，只剩下西怪。

南叟隐居南极，北尼隐居燕山，已数十年未履江湖，闻说这两位老人家一身功力已臻化境！

婆媳二人万想不到戈碧青就是南叟的曾孙，难怪他年纪轻轻，就武功盖世，高得骇人，原来不但尽得江湖怪客衣钵真传，而且还是家学渊源，一身兼具两家之长，武功怎不高不可测呢！

这只是婆媳二人臆测的想法，她二人又怎知道戈碧青因福缘深厚，获得武林流传千年的藏珍秘笈，练成一身罕世绝学，功力武学之高，即连他曾祖父南叟，也叹为观止呢！

二小兄妹如能得南叟垂青，收列门墙，将来报仇何愁无望？

婆媳二人心中不禁大喜过望，语意诚恳感激的向戈碧青说道：“少侠真是我陈家的福星恩人，老身无以为谢，且请少侠受老身一拜！”

说着，便站起身来向戈碧青要跪行大礼，云娘见婆婆如此，连忙也跟着要跪拜下去。

戈碧青怎受婆媳二人这种大礼，连忙站起，俊面飞红的急道：“婆婆与女侠请快不要这样！”

说着，儒袖微摆，神功罡气已自发出，阻挡婆媳二人，不让下拜。

因为婆媳二人一个急劲的下拜，猛与戈碧青发出的神功罡气一撞，婆媳二人均不禁身不由己的被撞得一震，立脚不住，踉跄退后了五步，才能站稳。

婆媳二人虽明白戈碧青的好意，也不禁感觉有点尴尬！怔立当地。

戈碧青望着婆媳二人微笑道：“婆婆请坐！”

铁拐婆婆闻言，只是尴尬地一笑，回身在椅子坐下，向着陈珠玉两小兄妹说道：“戈叔叔给你们两个找了个本领极大的好师父，你两个还不赶快给戈叔叔叩头，谢谢戈叔叔！”

两小兄妹闻言，连忙走到戈碧青面前双双跪下，说道：“谢谢你啦！戈叔叔！”

说着，还各自叩了两个响头。

戈碧青也就不与二小兄妹客气，端坐在椅子上待两小兄妹叩过头后，这才伸手拉起二小，一双星目，凝注着二小望了许久。

蓦见戈碧青星目中神光似寒电般地暴射，二小兄妹均不由得浑身机冷冷打了个寒颤！

铁拐婆婆与云娘心头也不禁猛地一震感觉甚是诧异！

就在这时，陡闻戈碧青口中发出了一声低喝！虽是一声低喝，都有如平空打了个闷雷，只震得几人耳鼓嗡嗡作响，心神微颤！

喝声中，戈碧青右掌疾如电光火石般地向陈小玉的头顶，“百会”穴上按下！

“百会”穴乃人身百脉会聚之处，如若受伤，轻者昏厥，重者立死！

戈碧青是何等功力，这一掌按下，别说只是个八岁的小孩子，就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，亦必难逃活命！

铁拐婆婆与云娘二人，心中均不禁大吃一惊，脱口发出“呵！”的一声惊呼，喝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！”

喝声中，婆媳二人身形一晃，疾扑戈碧青。

庄韵晴倒底是名师之徒，武学渊博，见状她虽然也不大清楚弟弟要干什么，但她却有着一个信心，青弟弟绝不会伤害小玉！

婆媳二人身形刚动，姑娘娇躯一闪，已拦在婆媳二人的身前，低声娇喝道：“二位不可鲁莽！”

婆媳二人闻喝止势，两双眼睛定神朝戈碧青和小玉望去，只见小玉已于这错眼间，变成像一个老僧入定似地，闭目垂帘的盘膝坐在地上，神态颇为庄严。

再看戈碧青时，只见他一支右掌按在小玉的“百会”穴上，也是盘膝坐着，神光内莹，宝相外宣，双目寒芒灼灼似电，凝视着小玉，神情也严肃至极！

婆媳二人也是内家高手，一见这种情形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心中不禁又惊又喜，又感激又惭愧……

幸而庄韵晴姑娘拦阻得快，不然，岂不害了小玉……

婆媳二人感愧交织的望着韵晴姑娘低声说道：“多谢姑娘喝阻！”

韵晴姑娘没有说什么，只朝这婆媳二人微微一笑。

珠玉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满脸天真迷惑的望着韵晴姑娘问道：“姑姑！戈叔叔和小玉哥哥在做什么呀？”

韵晴姑娘低声说道：“不要问，注意看着。”

老少四人八支眼睛都瞪得大大的，屏息静气的望着戈碧青与小玉。

渐渐，陈小玉那天真的小面孔上，肌肉在轻轻颤动，显露出丝丝痛苦的神情！

只听戈碧青低低的柔声说道：“小玉！咬牙忍耐着，再有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戈碧青话声刚完，小玉便觉得戈叔叔按在自己头顶上的一支手，顿时比先前更加火烫，那源源不断地热流，由戈叔叔的手掌上传出，自头顶透入流转体内，越来越强，浑身奇热，有若火焚般，难受到了极点！

虽是痛苦难受到极点，小玉只是咬紧牙关，拚命忍耐着，连哼也不哼一声。

也幸亏是小玉这孩子根骨资质绝佳，毅力特强，换一个人，还真受不了这种苦楚！

不过话回过来说，戈碧青若不是看出小玉的根骨资质特佳，毅力坚强，也不会这么做了。

因为这是一种玄门上乘的伐髓易筋的手法，这种手法不但极为危险，而且必须身具玄门上乘修为，不惜耗费本身真元，才能施行。

同时，被施用这种功力伐髓易筋的人，若是定力不强，不能忍受，一个不好，轻则重伤，终生残废，重则当时毙命无救！

戈碧青之所以冒险这样做，一是因为陈家与恩师阴山异叟交情深厚，二是因见小玉资质根骨佳好，加上他自己身负血仇，也就同情小玉身负血仇，所谓同病相怜！更因为他既决心把这小兄

妹俩介绍给曾祖父为徒，当然也就希望将来曾祖父传授二小武学时，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！

为了这几种关系和原因，戈碧青才不惜耗费本身真元，施展玄门上乘功夫，替小玉伐髓易筋！

俄顷，只听得小玉周身骨节均在格格作响，面色由火红而渐转苍白，浑身肌肉在起痉挛汗如雨淋，一身衣服均已湿透！

这时，小玉感觉得周身体内好似有万条火蛇在乱钻乱窜，痛苦不堪言状！

说来也真奇怪，这个年仅八岁的小玉，对这种常人绝难忍受的痛苦，竟能咬牙忍受，连哼也不哼一声，这种坚强的毅力，也实在的骇人！

大约过了有一盏热茶的时光，小玉面色复又渐转红润，骨节已不再作响，汗水也已停止！大概大功已快将告成！

小玉虽然毅力绝强，根骨特佳，但倒底也只是个八岁的小孩子，在经过这一阵子的苦熬强支之后，一个身子便不禁无力的摇摇欲倒！

这时，戈碧青的头顶蒸蒸往上直冒白气，俊面微现苍白之色！

铁拐婆婆和云娘二人，虽还不懂得戈碧青施用的，是一种玄门上乘伐髓易筋的绝技，但她们从戈碧青显呈苍白的俊面上，也已经看出他损耗了不少真元，使小玉受益不浅！

婆媳二个回忆起刚才误会戈碧青要不利于小玉的那种冒失举动，要不是韵晴姑娘横身拦阻，险些儿断送了小玉的一生时，心中不禁感觉不安至极！

此时忽见戈碧青星目微睁又闭，说道：“小白！你去他背后，抵住他“命门”穴，运动传入内力，与我的内力相接，再随我的内力在他体内行走一周后，就收力撤掌！”

蹲在身旁的小白闻言，立即把猴头一点，口中发出“吱！”的一声轻叫，迅捷转到小玉背后盘膝坐下，把一支毛掌抵在小玉背后“命门”穴上，闭目行功。

庄韵晴姑娘虽未见过灵猴小白的功力，但她已经听青弟弟说过，小白乃千年灵猴，曾经他传予一阳神功，功力已非一般江湖

高手能敌！

故在听到戈碧青的话之后，粉面上的惊异之色，只不过一闪即逝！

铁拐婆婆与媳妇云娘二人可不同了，她们不但惊异非常，而且也根本不敢相信，一个猴子能懂得人言，已是难能可贵，举世鲜有，那里还有猴子也懂得武功的？……

纵是猴性灵慧不亚于人，经过奇人异士的指点，懂得一点武功招式，但也绝不会怀有内家真力，懂得内家调气行功之法啥！

可是事实已经明摆在眼前，又不由得这婆媳二人不信！

一个猴子，居然也身怀上乘内功，懂得内家调气行功之术，这真是怪事！

铁拐婆婆心中暗忖道：“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我老婆子今天可算是开了眼界啦！”

云娘则更是惊奇得瞪了眼！

正在这老少四人，各自脸上显现的神情不同之际，忽听戈碧青轻吁了口气，手掌已离开了小玉的头顶“百会”穴，灵猴小白的毛掌，也撤离了小玉背后“命门”穴，但两支毛手却扶着小玉的身子，显然是防备小玉倒下。

铁拐婆婆与媳妇云娘二人，知道大功已经告成，连忙一齐抢步上前向戈碧青拜谢道：“少侠如此成全小玉，不但陈氏全家感恩戴德，终身不忘，即连他父亲在九泉之下，亦感少侠恩德无量矣！”

戈碧青朝她婆媳二人一摆手，微笑道：“婆婆快别这么客气，若不是令孙本身根骨绝佳，定力深厚特强，小生纵有通天彻地之能，还不是无济于事！”

戈碧青说着，倏地伸指在小玉的“昏睡”穴上轻轻一点，聊着婆媳二人说道：“小生这伐髓易筋的手法，虽极危险，非定力十分深厚，根骨奇佳的人，断难忍受其中的痛苦，不过，功效却奇大绝伦，幸亏小玉定力特强，才能顺利完成，从此小玉一身不但筋凝骨固，而且力大身轻，虽不练武，亦能力举数百斤大石，一跃数丈高远，只是他此际精力疲乏至极，必须让他好好的睡几个

时辰，不要惊动他，待至日落时分，小生再替他將周身百穴敲拿一遍，休息一晚，就行了，现在你们先把他抱到房里去让他睡吧！”

听完戈碧青这番话，铁拐婆婆婆媳二人与韵晴姑娘，这都才明白，原来戈碧青竟不惜耗费本身真元，替小玉了来了一次伐髓易筋，婆媳二心中当然更是高兴感激非常！

云娘俯身抱起小玉，送到房中休息去了。

韵晴姑娘见心上人武学功力已高深到如此无上化境，芳心里的喜悦，真比她能自己能够名震武林还要高兴！

铁拐婆婆的心中，除了替孙儿高兴感激之外，更是讶异不止！

她记得年轻时，曾偶听得师长们谈说过，玄门上乘武学中，有一种特异的伐髓易筋手法，可惜！绝传了数百年，万想不到这种武林中已无一人会得的手法，今天竟能由这个青年人的身上见到。

暗想：“这小娃儿那里学来的这多武林绝学神技？昨晚上帮助那位司徒姑娘攻通了任督二脉，今天又替小玉伐骸易筋……”

陈珠玉小姑娘本不懂得什么，先前她见哥哥那种咬牙强忍的神情，心中很是害怕，这时一听戈叔叔说有这么多的好处，小心灵中觉得，忍耐两个时辰的痛苦，能得着那多好处是值得。

她想到这里，像一支小鸟儿似的投到戈碧青的怀里，仰着粉脸，睁着一双黑白分清，明亮的大眸子，满脸天真娇憨地望着戈碧青说道：“戈叔叔，珠儿也要和哥哥一样的伐髓易筋，好吗？”

戈碧青星目略微凝视了珠玉一眼，摇摇头笑道：“不好。”

珠玉小嘴儿一撅，撒娇地道：“不嘛！珠儿要嘛！”

戈碧青笑道：“不行！你受不住那样的苦楚！”

珠儿坚决地道：“珠儿受得住，戈叔叔！您放心，不管怎样的苦楚，珠儿一定受得住！”

戈碧青笑了笑，仍然摇着头道：“你受不住的！”

珠儿道：“珠儿受得住嘛！戈叔叔，求求您帮帮珠儿吧！”

戈碧青仍是摇摇头道：“珠儿！并不是戈叔叔不肯，你的根骨资质虽也极佳，但定力没有你哥哥强，这种痛苦实在不是你所能忍受得了的！”